

袁州府知府陳廷枚重輯

藝文 記上

修夫子廟記

唐蕭定 刺史

於戲大樸既往淳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於生人不然則禮樂墜於地憲章施而不張忠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邦家使夫子為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於群動而況於人乎大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化及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是以夫子之教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其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官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克繩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

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歷元祀定自尚書左司
郎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祇膺典禮式展誠欽入夫
子之庭庶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_平落俎豆雖在
椽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寮吏撰日增修府
寮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日大同敢徵良工祇敬葺事
改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十二子之容江鄉土無垣墉
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巧廊廡庭除四顧交聳邊蓋簷簷
罔不具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聆金石之響
異能者廢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時太歷二年

城隍廟記

劉驥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上

二

有天下有祠祀有麗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尚其神而未有
的標名氏者多因土地以祀惟袁古之城按漢書高帝六
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麗是古宜春縣城隋開皇
十一年置宜春麗大業三年改為袁州因山名也移縣於
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夫固護城池福及生
人俾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司局寧而官僚泰千里之內樵
童牧豎農夫織婦識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間出
災沴不作人不夭傷此乃麗政所致而由神之冥化也大
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士馬紛擾人不聊生是歲州之小卒
蟻聚欲與剽劫而機洩有密告之者伏法袁人解脫虎口

之難斯莫不由神之陰惠也大中十四年太守魯巖顏公
遐福理斯麗公文章獨步致身高科自辭天闕恭播皇猷
洎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疆土無事今則麗城丕
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曰神之所止不宜湫隘可以高
張棟宇後拜奠虛其禮樂之位禱報嚴其樽俎之所公之
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蹤於都押衙李汾等目其地
勢採其形勝從舊廟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
十四日構斯堂宇環廊廚院廳廡舊碑闕五字巨雄虹之長梁
結栱椽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楹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
公理俗政靜商賈原其利願投金帛以新之軍吏安其職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咸請同力以成之未周星而斧斤巧授彩績告畢蓋公之
指委監蒞得人矣驥奉命輒敢撰列其功紀其建立年月
而敢獻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
德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閱城君廟記

盧肇

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乏主英精動質濳躍失次故龍遁乎
漲海之涯託乎夔媯之室圓苞不陣霞鑷相光鱗鬣未生
風雨如晦媯既耽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
皆至龍遂育焉厥後媯以毋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
或游於泉或躍於淵媯每朝膳必薦鮮鱗他年媯漸廢於

渙值龍游乃下尾觸銛鋒忽墜數尺因游泳去於是觸天
乘月出幽入冥倏恍變幻竟不復至而姥亦適乎鮑鯢克
慎厥化無姻戚閩城人葬之水涯龍乃寓形於入衰杖如
瘵澹苦涕塊哀呼浹日謂人曰藏我毋卑他日潮水齧之
非葬所也其將假爾牛馬為狻以遷於塏與一夕風雷大
至明日視之則封若覆夏屋與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
怠不飲齧齊哀者亦失所在閩城人立姥及龍之像以禮
祠之既而龍降於祠堂大小長短視無常質遇誠禮之則
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喜其能司人禍福若有權衡度
量焉自秦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厥靈不泯有龍伯龍叔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四

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故宜春縣令
盧府君嘗游南越乞靈於龍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
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壬子府君來宜春遂立祠
於邑東昌山津右府君諱萼舉孝廉三遷爲宜春令始至
遇邑大饑令豪族以陳積周賦貧民故得不病不流民從
其化夫神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惟龍之輔乎余於府君
爲宗姪故悉始終龍姥之事及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溫姓
閩城人也閩城爲秦南越也邑民謂之曰龍母其言近實
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爲閩城君記刻銘於祠之闌西云

震山巖記

盧肇

宜春罷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在東方
如畫震卦罷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
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渙邑
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
王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
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
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罷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
衣纓之茂士也為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
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烏置兔
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
檜不日豐茂以冠於罷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
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
幸遇目焉遂以刊之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郡廳壁記

南唐 劉仁瞻 刺史

南唐保太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
賓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
起陸旋戎馬以為墟羣雄角立諸化風行列罷之俗猶尚
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
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

正宗桃光宅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
崗擁旌表亦公半千應運七葉襲勲公則父子匡周乃賦
緇衣之什賈太守則兄弟理洛爰刊棠棣之詩方枝幹以
猶踈北源流而未濬憂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
如也初容者司徒清河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徃制奏復舊
基召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而遽迴丹闕公纔臨理所
歷覽區中公署而頗極歎衰巷陌而仍多燥濕翌日與通
判員外中山郎公議歲斯事矧輿情攸願帝命曰俞乃蠲
帑廩以市楨楠舫陶冶以備甓甃物無苛費人不告勞日
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宇軒廊東序西廳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六

州司使院備武廳毬場上供庫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
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所
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言如挾纊同孫
仲謀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謗澤門
之哲終乃圖施丹雘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
紫泥之詔褒崇迥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炭者
有形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
居第二載之內闌闌櫛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孝理家而
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寧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即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上

御圖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勅升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賜貞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邨之大廳舊有壁
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干戈倣擾歲月微失其本末唯
存姓氏乃命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於壁某年五
月一日記

先聖廟記

徐 錯

嗚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斯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
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邈千載而高步然而日月有薄蝕
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游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
沒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

袁州府志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七

志在於為君也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
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削物錫土苴茅布于姓於九州頒正
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意以
為堯湯即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
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一車二
豎訪甚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假陪臣
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
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至夫載贄諸
境濡足當時止璠璣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
臣懸解并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醯雞於道室

警喪狗於東門野罽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不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已也至約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諸生發憤於陳涉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而祖哭望魯國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祀也則自關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大數之中興焉聖歷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樂不絕如綫聖皇紹作文思累洽掃大學之煨燼編羽陵之蠹簡濟濟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慎彼觀風敬茲有土保太壬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尚書吏部郎中李君徵古有幃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事解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八

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而孔廟頽替誦堂風雨顧禮器而赧息振儒衣而淒泣於是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瑄始立廟於州城北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太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遷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求尊陔次大興力役回廊月照接廡雲從洞門靜深重簷掩霽徵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植以美材緯以藻沐靈衣分披披華蕊分襄襄黍稷令芳藟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金

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爲空同夕成洙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寞而求音感趨翔而無至心是猶衣狻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塚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霸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啓途懷綬而返國昔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改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孕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稅增閭里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序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九

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記托予敘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過寇虐後滿湟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太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仰山廟記

張商英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初廟在山之獺潭後徙於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郎南唐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者之遺圖訪之耆舊昔有徐璠者宜春浦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戴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顧謂璠曰子家仰山之下石橋之

石若欲雨欲暘乎璠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璠無田可耕雨
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
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惠寂者隱於郴州玉莽山以
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
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
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憩大樾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
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於此白衣曰我山神也
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
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即指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告於
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恐污飲漱遂徙居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十

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威咫尺
共住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參學爲一頓之
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於堵田寂之將滅也神
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報寂曰吾師瀉山以正月八日
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於是城中火神於空中具
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於其日齋僧於廟席地
而坐威靈恐怖衆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鍵椎如
叢林之制衆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灑
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
曰僕家於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以用羊承雁

臙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
大畧也吾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
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
以爲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
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霖以致其
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嗚
呼茲山介於南方僻左之境蛇鱗之都虎豹猿狐之所廬
魑魅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蘄絕樵夫牧子望崖
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
蕭乃與惠寂老相值於曠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十一

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
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於東山其事獨傳
於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
巫老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死亡以明子素知之元
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印禪師
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言曰淫祀
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於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
國人改罵悍調服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塞之饌淫歌踏舞
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己求文記之因叙其本
末而示之時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宋鄭王賓 教授

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亢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叙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廈閭然而夜半也執

袁州府志

卷三二

藝文

記上

七

炬循行歷歷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辯叩之乃應田宿井有邱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歧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

其化也又斫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或無兩
禱之必應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
目予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
哉初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
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
邱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
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
和癸巳中和日記

新修郡小聽記

楊侃知州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大其庭峻其階深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一記上

十三

以自重使下民望之堂上千里雖訢寃而來必抱恨而出
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宇之制不壯等威階無尺
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壅開臨問其是非就辨
其情僞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不知乎袁之於江南中郡
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自皇宋
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古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
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爲業故其巧僞彌甚
雖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訐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
起而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歲不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
抑法者民之銜勒嘗聞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

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兩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而
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無知所以難治也
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治也非難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
其法故民得以紛紜於下也嗚呼政不廉法不平雖非良
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
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問俗不俟下車亦未
嘗敢變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比前所治
不見其異則知有不治吏無難治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安有袁乎吉乎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折
別柱四扶漏若踈網簷溜斷飛燕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十四

數守空而不居今歲田農之家百穀大稔營壘之士復多
休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於版圖者均出其財以助興
葺命工庀徒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撫咸新不
憲以文來者何觀時歲在敦牂月次應鍾日記

疏泉亭記

袁延度

通判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
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遶民居不獨爲火備亦以
灌溉灌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其績渠於是堙
後二百年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頻爲火困王公睿治
舊渠以爲備然經制靡固王公適去渠隨塞又二十年

度自同得罪倅是郡至郡時居民新爲火焚蕩然如野處
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與之爲備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
深决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潺潺泠泠聞
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颺之左因渚爲池池中築洲洲植以
竹其下種蓮復爲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
嗣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
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泉賦詩一
章刻於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州學記

李

觀太學
說書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十五

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
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
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濶
踈亡以稱上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
舊夫子廟隘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廡
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
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於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
可見已秦以山西麇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

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郡廳壁題名記

韓 綜 知州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域春秋屬吳楚之國秦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十六

爲九江郡亦曰南楚漢初啓國大封子弟波漢之陽亘九疑爲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詔御史諸侯王欲分子弟邑者各條上定其號名自是長沙王發得侯其子成於宜春原建國之舊折於長沙厥後侯削入於郡縣訖漢領其地於豫章吳始立安成郡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歷唐不革斥備遠服用人亦輕五代倣擾僞邦竊據開寶中王師平秣陵負固之地圖版歸於有司逮今歷七十載民安厥業休我樂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予以坐累得補茲郡暇日閱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暨僞命守土者姓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俾表奏史據舊墓爲此記起闢

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石者凡百有七人及觀修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歷三年所作視壁間漏缺名氏惜其刊去舊記謬畧析亂莫可攷正而又開寶以來領是郡者輒識名於僞命者之次豈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記自朝廷置守之臣繇殿中丞王滌而下得三十有二人表其位氏題於樂石揭寘東序將以監居任者政治而常絃之且以附於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祖無擇知州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十四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鞠於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七

兄嫂氏嫂卒服菴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叅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於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卽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卽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反裝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

韓都統宏韓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耆以往承宗即獻德祿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傾京師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鱷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備予直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詔公宣撫既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

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爲人信服如此憲宗既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爲皇甫鏞所忌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勅無臺叅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懋勉庶幾前烈謹拜書其實以著於記云時皇祐五年

冬十一月一日

慶豐堂記

祖無擇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刑獄
秋七月按部道次禹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
州蠻入寇陷頰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馳二百里決辰
達所治遠方又無事戎備既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
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
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衆山之間如圖
畫屏障使人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
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九

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
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
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
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憂矣是秋
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
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與自近歲厥後爲州者耄昏
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自其處不及往者三
月既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汙屋雖存而將

頃廼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閉封山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爲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葉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子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次供賓客舊亭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讓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讓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

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流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盡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於武者其以才選而來

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譴而來又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也奚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二先生祠記

真德秀 政事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謂天之柱地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一 記上

三

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拒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義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

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糝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記上

三

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蘆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

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忘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矣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鄭公陂記

潘 棻

蘆溪鎮在縣之東五十里其地號爲沃壤者二溪之水可陂以溉田神陂其一也陂居鎮之上流五六里而其圳貫市中以出流膏泛膩盡注於田故其所收視他所常倍歲在己丑山水暴泛陂圳盡圯興作之費民力難辦遂荒蕪不治者二十餘年昔之所謂良田者皆化爲茅葦之墟民以困憊宣和六載三山鄭公強來宰是邑會朝廷嚴水利之法遵奉詔條不敢自暇首詢民間利病而老父以陂事告公曰吾受天子百里之寄所當憂者孰急於此吾敢

役費之艱而使一邑之內有失所之民邪遂躬行相視其
堙塞者闢之其傾頽者補之鳩工度材敷率不苛勸督有
方民樂於赴功斤斧交揮畚築具舉不三旬而神陂崇成
圳路通流一方之民再遂其業逮公瓜期甫及則神田禾
黍雲屯豚彘布野家有餘粟租稅畢給爲酒爲食以御田
神以享祖考相與醉飽婦子嬉嬉簫鼓之聲弗絕於是二
方樂公之德永永無窮子宦遊南荒既歸里閭有來告者
曰君去鄉里時吾徒不免於饑今得鄭公復神陂而濟矣
吾將何以報功絜曰古之君子潔已從仕蓋將行斯道以
濟斯民者也今公興爾役復爾陂以濟爾豐乃其道然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七

汝烏乎而報之哉雖然爾之意則善吾將因汝之意而廣
之以爲後來者之勸可也昔韓患秦之伐使鄭國爲間說
秦鑿涇水灌關中之田及渠成關中爲沃野且無凶年因
名曰鄭國渠爲間其事至陋也其爲利大則尚能使聲稱
流於千古之下况於爲民父母能爲爾興既廢之陂以溉
斥鹵之地乎吾將名是陂曰鄭公陂則公之遺愛有傳爾
子孫其無忘公之德而竭力修治公陂使無敗壞則爾於
報公也得矣審如是則非特以報公而爾世饘於斯粥於
斯以享有斯利也豈不美與衆曰唯宣和乙巳八月望日

萍鄉聖岡廟記

袁及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聚曰蘆溪上有衆山迤邐望之
蒼翠崛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上有祠即晉甘將軍
遺像也將軍字季思名卓丹陽人世仕吳以顯貴聞司馬
氏平吳將軍由州罷察舉爲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
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天下亂棄官東歸元
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討周
馥征杜弢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
刺史復爵於湖侯終以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櫃鳴
禍作大命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泊湖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湘也威畧著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於豫章爲吏郡
於湖湘爲鄰疆是以數百里之內熏蒸善化使當時之民
詠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爾後歲時享祀是祈是報下宋
逮唐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以惠可知矣我宋有天
下征伐既已息民得保家樂業殖財之風陶於上下至於
一鄉一聚莫不戮力農畝間或凶旱水溢則歸於神祇是
故神之澤嘗浹於一境焉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
十萬一新其宇門廡堂序丹漆彩賁予知夫亘百世之下
奉牢醴於將軍無有窮也已噫嘻漢藥布爲燕相燕齊之
國皆爲立社是名藥公社朱邑先爲桐鄉吏屬其子必藥

於此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知桐鄉民予不知今燕
舒之桐鄉能復祠藥朱二公不絕如甘將軍者乎抑亦可
見德之厚薄耳及卑人也既託庇於神之靈又喜遠近之
俗信嚮如是謹詳舊史而次第之時嘉祐七年夏六月記

疏泉記

孫琪通判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
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
常以為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綆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為
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為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
為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二六

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度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
亡而跡可攷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
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
民瘼耳予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既休乃召宜春尉馬
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浹日已告功支
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病救
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予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
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
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
公記於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

三月望日記

重修郡城記

阮閱知州

袁州郡城曠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為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為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為郡改郡為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庠培薄而已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為次要凡城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二十七

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迺謹奉詔帥治中閭邱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為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功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於山陶磚於野募間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鑿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備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為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

五十間皆舊無而今葺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
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
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
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為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
沃少饑民淳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
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
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
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既壯姦究潛殄雖異時弄
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
者殆踵接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
已尚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
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
日記

化成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日
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
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
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
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虛唐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蔭

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北以渴雨請於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才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邵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子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於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上軒巖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於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太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鷺鷥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讐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邱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惓惓於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尚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

七月二十五日記



萬載重修縣記



徐 升 知縣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於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為
 縣隸於筠則南唐保太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
 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城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
 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例蒙惡聲然
 民淳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
 藺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
 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邑
 之舊治地勢隱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
 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將杜產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十

正月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為邱墟繼而劇賊曹成
 馬友輩支黨蚊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擾我郭郭血肉我
 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
 冬升被命謬職宰字於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衆蟠踞山
 谷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
 案牘竄遁類脫兔首鼠無復恭衙喏士庶捐老弱棄墳墓
 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予視縣治故所則林樾蔚然因歎息
 曰昔衛有狄人之難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邱建
 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
 衆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此廢

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兇殘而扶療瘡痍
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剪榛莽
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
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吏
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廚賓廡各有攸序而崇卑廣狹率視
故基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固有科歛規
模簡儉麓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彫殘而興
土木人不以為病變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為亟者民人離
散失所依而喜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
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革燕安鳩毒恬不為慮豈知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上 三

興五年立冬日

楚昭王廟記

舊志云此篇失其名別
彭襄記與此大同小異

袁州之西去城百餘里有大邑曰萍鄉地廣民庶風良俗
美上接雲夢下連彭蠡自邑去七十里名唐昌山川壯麗
外險中平左顧右盼景勝勢雄中有楚昭王廟在焉積有
年矣廟貌嚴肅所求即應謹按春秋昭王與孔子同時每

以禮尊聘孔子其時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三日王使人問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可移於司馬令尹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移初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隣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江漢淮章楚之望也禍福之來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王初避兵批至雲夢南至於郢一日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如日直觸王舟舟人取獻之於王王怪問群臣莫有識者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惟霸者獲之使者返王食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三

大美復令使者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予昔之鄭過陳聞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今吳楚接境醴陵縣有香水渡乃得萍實之地而萍邑之得名蓋本於此嗚呼王之德謙冲致感鏗鉤炳耀蕩人耳目使天假之年豈不能合諸侯尊周室劃然著之當年貽之後世有足稱者唐韓吏部自潮移袁過其廟而留詠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祀昭王之句是以編之青史世有所傳聞信不誣矣舊廟記云廟之始建立於山之巔無泉以供庖爨春秋祈禱人持斗水以自給衆苦之一夕風雨暴至徙神像於平陸面舊址以居焉即今之

廟是也殿堂門廡煥然一新王之居福及生靈則王之德受人享祀亘億萬年而不窮顧不偉與

萍鄉縣學記

宋 劉清之

知州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碩儒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治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縫掖肄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劉清之俾記厥成惟昔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庠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光詔爾後人克念作聖固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至物格心正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意誠本於修身齊家治國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於茲兼已於行或曰太高前輩猶病末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廬居野處氣習混淆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以爲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亶不可輕及軻既往周程未出理寧遂亡寥寥千載善爲屬續豈無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請開其淦父子之美萬石九卿惟勝槩堂潔清並著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夫婦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日椿曰津白首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弗忘謂聖

為迂謂道為遠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
初觀近躅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
義精斟酌損益權度在已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入
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與其
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是歲九月
辛未記

新修州學記

宋張九成宗正少卿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焯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
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
相天地叙彛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三

漚楹楠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
之端當如是乎迺命教授劉瑜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
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
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
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
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
為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
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
為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
物而入夫子不踰距之道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即

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
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
陳侯之為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
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
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
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
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距之道學乎
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隆興甲申免和糴記

皇帝即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譁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
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巳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
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為州地
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為趣辦計且聖天
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
願欲奈何視傍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
一不登則盜賊攘攸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
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為令甲可覆視也雖
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巳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
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

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於必免章既聞二三大臣嘉其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太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頌率夸說溢美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於後於是諸令尹具以士民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於食也士君子蒞官行已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於君民爲無負然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喋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論浙西潦疫合癸年額解斗添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之食條陳至於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書太守名似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尊詔令廉平不擾待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夏遣決不少倦抑強扶懦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哀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年

甲申五月十四日記

昔免和糴即今免兌淮也
袁不堪漕前代已然矣

新建縣記

江 淮

紹興丙辰十二月己未郭侯自萬載移宰萍鄉從太師丞相李公辟也建炎己酉縣治遭賊焚煨燼之餘蒿艾荆棘翳為坵墟凡八年間令二十有七視事皆於僧舍越有芟刈荒穢銳意興作者既鳩工飾材俄以沮弛令數易吏租於姦民弗服教囂者善訟以誣官長為能事悍者悖公以拒徭役不入租賦為得計令誠才則以穿墉去其畏憚縮手莫敢施者又以弛職罷故士大夫至以萍鄉為不可治之邑所以多更令尹而縣治終莫能以建也侯來議者難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三七

之蓋群盜大肆燒劫殺虜人為民害巢穴所據環列縣境者十數黨出入通衢郵傳杖寒敢與官軍敵所未寇者縣而已先是邑政苟玩保無長長無正侯深原積弊下車首閱戶版按民高下差昔不受役者三日補四百三人靡不拱手聽順乃曰吾可以治賊矣丞相呂公還朝道由萍鄉喜侯所為而薦之且以除盜之事屬焉於是榜諭四馳譬以禍福俄率其黨各就招輯白刃遮道來納於公公釋罪犯而還之農集游惰而給之田分醜類而屬之保且使入賊誘其徒以歸故他邑無賴跳梁于此疆者亦丐自新為平民其怙惡憑險尚爾嘯聚則起丁壯選豪戶授以方畧

為掩襲計又親以身披甲胄踐林麓分部而大索之盡得
諸首領與其徒械以送郡其漏網者率踰境而徙自是邑
里清而無虞矣方議治寇也當延見吏民之初邑人相謂
賊熾如此民弗康家屬莫相保意縣治不立無以重百里
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况為一邑根本乎盍
各悉力以就之侯聞之念政在謹始而邑人之願不可以
不從也命收前日遺材聽其奮功遠近翕然口不俟乎叱
咤手不勞乎指撝威不煩乎鞭扑自丁巳正月戊寅訖三
月丁丑為日六十合內外百有餘間由上戶以下見其木
斲瓦石藩垣瑾堊之畢具而不知其所出見其羣工並作

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庭無幽隱之蔽獄有溫涼之便其高
壯深廣視前規為有加戊午侯奉勅書詔令徙而正厥居
予與其賓佐慶焉且勞曰萍鄉不治久矣弊未易革俗未
易化患未易除廢未易興今此閭有職帑廩有輪齒無隱
貨酷無私釀弊斯革矣弄法者屏姦健訟者竄跡俗斯化
矣外則鋤積年盤互不可破之賊內則新前政睥睨不敢
措手之棟宇害斯除而廢斯興矣未逮三月而庶事修舉
聳動觀瞻政其神速矣乎侯謝曰不然古之善為政者在
於奉天子德澤以字養元元為事故雖堂下之草舍亦足
見思於民而吾之所以為此實自乎民心之樂從爾因民

心之所樂從此所以小大無怨續而成之易且也由是言之天下吏無難使民無難化顧御之如何侯為政裨民易從如此固有道矣是豈以萍鄉為真不可治乎予被漕檄來究田賦覩侯之明敏果斷又富學博聞克其學蓋將有大者焉縣治之建何足以見其所為抑亦可以觀其才矣而論者或以為一邑之善不足以貽將來嗚呼環天下多邑也其能當盜賊不暇給之際奮身為民且得其心之所樂為而成於不日若是者其難邪其不難邪而其難安可使後世之無傳於是書其營造之本意與其歲月而并叙侯之設施如此俾來者有考焉侯名濤次山其字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三

袁州重修兩獄記

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乎惠洽闔境安帖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因病告侯即命醫診療徃視狎則屋朽欲壓外壁腐䟽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鞫論報法不當繼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於山募工於民周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為外牢一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為後法經始於五月之

初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
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柅吏姦郵民隱有土木之餘力不以
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本末古之
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
罪顧以為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與外交馳相成相
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紲之下困苦挫抑客氣剥落天理漸
復往往悔前之為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
如其已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寧使完備而耻
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圉圉之文而漢詔以瘦死者
為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為吾告袁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四

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為報侯之德也
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隱齋記

張

栻

左司員外

子弟杓為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
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辟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
民之疾苦相與寃復之暇則講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溉
敢請名予嘉其意為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
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
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乎講論之
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連續而不

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
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美子其體是心而存之
而克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
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為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
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
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
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
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
所謂隱然者將泊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隳也嗟
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儆之言不聞於吾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聖

耳哉併書之使刻置於壁淳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修州學記

張栻

淳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興州
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為
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
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
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
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
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

人能克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莫至於三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其所以為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聖

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受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為記今守名杓實概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朱熹

宜春太守廣漢張侯既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

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為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
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
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
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
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
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
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
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徃徃有能卓然不惑於
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焉蓋三先
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為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上

聖

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
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
高而不知即事窮理以求其功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
張侯所以作為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
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
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
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為太學官又以其事自宰相且
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
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
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二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

之以及於濂溪其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白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於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既為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萬載新學記

楊愿博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為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於群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治道易易爾惟皇宋慶歷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留

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歷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寧以舍法造士乃立學於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為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賴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不事今甯美舍可乎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璣克恊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人情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

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之辛卯迄役於七月之丁亥奠享有宮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厨滷浴庫廩之舍固不嚴潔且屈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為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為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為記愿竊觀今之為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為主上勵精為治總覈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寵光多士又明年臨幸秘書徧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厲學宮以藻飾太平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可謂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為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為詩章夸張歎艷以謂首唱恢大義則茲事寥闊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類矣聞袁之士克賦有司者萬載為多異時裁冠振纓策名委質為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效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圭鹿民之業矣姑承命而為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縣官題名記

卓津

江西州有七軍有四縣四十有七惟袁州之萍鄉以繁劇
穰厥壤沃而闢厥民夥而富公牘吏案穀帛賑籍益倍於
他邑長官必鉅德通才然後可以整列條綱優閒而治黃
侯毅辛巳歲自長樂來至則究其職凡民之害事之蠹每
從而刮之剔之鋤鏹爬梳而順理之既踰年風俗丕變盜
賊息獄訟簡侯曰未也復思所以為警者一日延吏民詢
前後政孰賢否僉進而陳曰茲邑名楚萍由來舊矣晉魏
隋唐蒞政者莫知其幾惟國朝張公晞顏黃公元明有聞
焉今閭巷尚能記誦或謂二公之時士敏工勤農無隋商
無詐征稅共輸不遺頃刻至若驛傳橋道籌漏器用亦莫

不端好精明其政可想也言畢率以手加額吁嗚而退侯
駭遽問曰豈止於斯邪則又進曰茲其內外統備者也餘
雖不及二公亦歷歷可言甲廉其失也拘乙厚其失也緩
丙明而幾於刻丁勤而幾於冗反覆指數抑短揚長了無
疑忌侯深肯之翊日津以丞事進謁侯因語及遂欲書羣
公姓名自警且以警後仍命津秉筆叙其首敬不敢辭乃
叙曰士君子蒞官宜自修飭善與不善俱傳於世蓋難掩
也善者傳固善不善者傳雖欲改不善就善其可得邪吏
民所陳深可畏吏或有私民蓋誠實非偽也君子勉諸乾
道改元春三月庚戌記

新建支移倉記

許介

袁負山為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楊歧逾醴陵以西至於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於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淳蓄不厚值霜勁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梁入於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聽從便裝發官吏隸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盤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為而分宜獨不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七

可為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克修地勢洼下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磧石差差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徃返而取足焉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境內既安開闢視聽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

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砌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
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
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砌焉凡建置之數為廳為廩為
廊為門為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為墉廣袤千
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
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
舳艫相摩輒泊岸下皆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於今
七年病而不病孰使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嚚以囂
私是巢穴侯有明命於水之陽咨爾顛蒙視此濫觴侯有
贏貲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歛於乘其阜於俯其淵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吳

侯舉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
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
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
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萍鄉縣西社倉記

鍾詠

淳熙戊申歲大祲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
有司往往第民之高低咸俾出粟分日賑乏民或有田而
無積者固不容以寔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置之
遠方則又憚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
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從者翕然邑賴以

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項常頒浙東常平使
者崇安社倉法於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士宰是邑又
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
為經久計算莫良於此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下其
法於郡縣護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論曾不踰
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為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勤
有司集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
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剏屋於縣之西關為堂
六楹外為都門兩廡列為六庋繚以垣墻翼以守者之舍
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為之凡倉之歛散皆主於邑之士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四九

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嘗致其主張
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柳
君廷傑宗顯佐之既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
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
士鍾詠述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其鄉人士之意欲予
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
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
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予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
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赴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垂

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
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嘆曰美哉乎子澄
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子言為矣即謝
去不敢為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予也矧曰是倉之成
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
有記而復何待於子言哉又况天下之士是非得失固
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
若予之衰謝淪落徒只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
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為諸君計莫若具
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
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
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
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紹興甲寅免和釋記

徐傳知州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五

祖宗酌前代和釋利便間命諸道釋所部以備邊儲以待
平頒凡以為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
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懽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
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
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
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

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涇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
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
饑乏則哀無炊烟其苦一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
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哀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
萬載秋苗不能轉郡俾附輸於筠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
為哀不便水道者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
遺聖聖遵體不敢遠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已外糴
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
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哀當其數守
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聞上
哀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丐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
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備賑貸二司文檄交至
守臣曹訓曰哀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
旦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為大
碑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為哀人慶哀人雖
不能割牲醜酒歌舞徜徉家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
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糴之賜也紹興癸丑傅被命假守
大懼民力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鞏以帥委糴之文下
之袁袁父老誦隆興以來曾曹二公所請故事為疑傳
應之曰漕使靖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

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驛聞立變視古使者無愧傳為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魯曹二公耶及列其不便以告果為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檄南昌縣佐葉國喬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暵相仍農收不及常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語失色二郡趙彥真宰邑趙帥處來諭傳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糴奈何傳曰請必可免亟使募碑聯事狀馳詣府禱曰隆興淳熙相繼免糴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拜帥之賜尚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已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十一

而南昌縣佐察民力地勢不便覆以狀聞使者未復命而改糴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決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沆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詔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道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托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沆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冬望日謹記

修城記

張嗣古

中奉大夫

開禧政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
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乃解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
榛莽叢生大不足為民衛因喟然歎曰保障太守職也而
玩愒至是乎廼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於山於郊
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記之凡
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
雉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
而升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乂
擊柝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
弄兵潢池則武備不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致信然圖志謂黃巢蕭
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
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巖巖固有利
闕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聽訟為急以釐廢補
弊為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摧陴廢顛不復經意袁民
得莫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
公之所以為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
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為常
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
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

已自九天下村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不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周必大

袁恃孚惠二王為司命郡以宜春臺為勝境壯亭榭於林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敞則改為者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既敬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五

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即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為殿又移慈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即神所敬者初寂歸老詔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以正月八日游於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自後及期則盼蠶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為常既遷城中齋會滋盛遠人四集陵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風為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架空之咎也爭輦土培長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為仰二禪師暨王之父

予又為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於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李詵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求記予聞靜者為性動者為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為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既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彛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底於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彌天地神佛之心還此屋可封之淳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七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其圯壞而修復之為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金木水火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推本始以報祀即天子至於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始以厚其本也後世更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會是寃是圖絀禮不講視土穀之祀為具文壇壝弗飾牲幣弗虔踵陋襲頽類以戕祭應故事禮則亡矣何有於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類敝歲久鞠為榛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葺蕪穢事已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於廳之東於禮經尤不協

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墀治之
壇增其高壘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一如
禮制亭翼於前以虞風雨門伉於外以嚴啟閉周植喬松
創立華表以引遐觀於是昔之廢墜煥然一新夫古之有
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事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
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為事神之本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
是以尸百里之寄者使能以禮義迪民毋暴征毋峻令本
末有序治化流行膠庠相習於明倫而禮行於士噉里相
安於平秩而禮行於農塗肆相為貿遷以利用阜生而禮
又行於工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而神在庶于可
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記上

五

韓文公新廟記

黃 翰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
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倫
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
考也自孟子蓋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為已任
以古準今壹何盛衰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
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

各以其所見為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為道也易後之為道也難若韓公者尋陸緒於支離踏馭之餘兩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與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任後世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示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為公危之公以禮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

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也醇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醇而斥荀楊之疵則公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况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為袁守袁故

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鄭侯自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榘記其事世之稱公者既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為文人而又以文為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為辭榘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於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滕強恕 知州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袁為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於大江負城兩崖東為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為宜慶元六年郡守李侯詵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剝敝圯闕不可頓足負且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費命戶掾高君炎蓋之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閏月而成規制侈於其攜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予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拊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為過而蓋

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擿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孽孽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衒耀此子產之所不為也而可與言政乎子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遠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子志予所願則學孟子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五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日二舖閭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則不足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閒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繼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糶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既遠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

六年太守李侯詵為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計
其出入廩庾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才什之五
乃即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充糴本又稍附
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
耗若斯之極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
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別為儲儲又限門闕嚴扃鑰別
官吏固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
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
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
而朝廷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六

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
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
而已予為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
有記茲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
十四年四月日記

袁州路繕修記

元 歐陽元

宜春為郡介江湖間山水清隩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
能淳為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
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郡秘未
憲突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楮視厥門廡上漏傍穿

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圃
觴詠之亭府史胥徒庖閤廡廡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
欲墮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訊察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
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
恒居垣墉齟齬庶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
有覺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
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
居懷沾危從我遑卹寧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
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奸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
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故事常在得已輒持

兩端媮容目前遺患厥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二弊者
吾實耻之今及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
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
有不樂者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
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寡者
無窳憊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斲之丹者點者藻者繪者
無或浸漶先後工訖完美如一突突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於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
及諸富民爵如初儀為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
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

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即傳舍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
與茲父老富民咸下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福願賜蕃祉
與治俱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為蓋臣君匪
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於上服勞其親
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叅軍揚撫奉圖
走書來求予核其事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
不墜衆手擬之為從子游為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
伯顏帖穆相與欽之用迄於成是皆宜書尉常元輔實董
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申九月僞工又
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月土水金石埏埴壘
斷工費若干既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奎

新建尊經閣記

元 虞 集

宜春之為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
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
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
以文學為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盱江李氏之作
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宣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
有以化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從其化休休
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
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

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可踰也。不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先君子以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為工不真。知其可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為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為瑰竒詭異之觀而已乎。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上

七

袁州路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憲為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與安仁驛之故地。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之地。為縣學。學有廟。廟後為會食堂。而所稱講堂者在東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為郡縣講堂。必在廟後。徹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

堂不廢然收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
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為菜圃丞之始來周
視慨嘆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
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旌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
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為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為
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
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
苟無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
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
弱斥不取於是為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

袁州府志

卷三十一

藝文

記上

堂

有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備然其為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
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
為鈔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
文以為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為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
祖侯無擇之始建學於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
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
學其兄宣公為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事之本
意而朱子記其學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
之以修己治人之大法兩先生之言非止為袁學而言也
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為學者矣况乎分

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為言矣乎若集之不敏何敢贊一辭於其間學者即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孝弟之行始於閭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萬載縣馮侯修學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為職任部使者巡行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五

郡縣下車即理廟學以為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祀繕學舍以待教今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十年餘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失至縣以其規模敝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久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延見邑人江州推茶太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為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為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

猶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
為至順平朱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
設弗殿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
三月而像設之冕為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為仍改
至元之四年今副完顏公至道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
地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甕
材木其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鳴尾而殿
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眾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傭一出於私帑故無所費
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七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
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為稱人之善
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為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托之不以頻煩一士為嫌者誠有教行於其間也
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
干於官府者所以教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
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
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尚何憂學校
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為學則尚廉恥敦厚以
閑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

司之教猶有可為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分宜縣官題名記

歐陽元

分宜縣表上色置達魯花赤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浚義趙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修舉乃考索故府得累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某適訪族邑鈐岡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嘗謂題名之設官署皆有之本非以為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奕

志皆為三歲終更身去是即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為恫瘝也矣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恤者無才而闇於事者也求為有名至於生事以厲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其既謂題名有勸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為戒趙君為我刻之後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錦江橋記

歐陽元

錦江橋者建城教君玉溪初為新昌通守自歷官宣政院徃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費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

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散子伯川
又新之屬予記予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
以宿昔思讐為先而能思以一已之惠為方來無窮之恩
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江者雖出於
鄉人愛教君之辭亦必教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
伯川不陸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
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
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伯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
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為礮一為隄岸二為屋
十有六楹中三間為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堯

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為岱山場鹽司今克廣先志不
獨斯橋為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
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

分宜縣學復田記

歐陽元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
思所置立戶為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
偽也宋田今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妄
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其閱實據法罪冲等而
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為記其文載縣志甚
明越二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

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劉應丑死其子自昭受
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砧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
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儒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
去力莫能競僧挾其有餘之資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
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彌實按問至邑
攷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爭之既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
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旻者往懇宣政院院達之都
省省循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
事付錄事判官怯烈決之怯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
之人冒儒名者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輒以學田歸僧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記上

七

公論咸不直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侯
思順研究尹詣田所集耆老佃人詢知固學田也會宋應
槐子從吾出前主學徐棋印信徵租之文以為左驗先是
自昭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
至是得從吾之文疆界瞭然尹乃周諏密訪備實上於路
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力主其議憲掾
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舉范
君匯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
寺主大有坐是爭亦散罷歸咎始謀赴官入準伏狀願遵
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為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

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
學租尹再王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
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絕諸儒礮石請文以記予乃大息
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為可
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
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
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凡前代之所與欲亦惟其是之
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詔屢下其以膳學錢糧為養
士之資者既久則分宜之學田實在其中矣成廟即阼又
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主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七

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丙子內附至
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
之也直至劉自昭盜賣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
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為隣不
為隣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
使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為寺業乎嗟乎士四民
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
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往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
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項
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石二斗一升又有一

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
宣力者曰某附著於斯

袁州府志

卷三十二

藝文

記上

十一